游藝塾文規

新鐫舉業文規卷之二

趙田逸農了凡袁黃坤
男袁天啓[illegible]訂
姪袁上鯤南之甫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書林蕭氏仰山繡梓

破題

場中關目處全在破題往時惟元破為出色近則由魁而下凡中式者皆欲爭奇矣試观新科墨卷同一題目而其破皆晋神煅煉各自爭奇新新迭出此亦須于窓下預先料理前輩諸名公皆謟

意破題故所傳題意於主意之後各作一破蓋書意明白然後可以作破此緊要工夫也

凡元破必大雅必的確必平正必渾融於新奇之中時寓以渾朴之意如新科許獬畏聖人之言破云君子嚴聖訓于心知所畏者也心字是本題緊要血脉此衆人所共知下句用知字是先經以起大匠作室把定繩墨不鑽研小巧而自雄勝諸卷義衆人所未喩也蓋小人不知天命故不畏聖言此處點出知字最有骨力戊戌首題穆穆文王一節櫛起元破云即詩以求聖人之止而人極立矣此題原重敬止衆人不識書意俱謂以聖人之止釋詩渠獨旨即詩以求聖人之止不獨題意了然兼場中必無如此做者便

自奇絶矣乙未仁者其言也訒全章湯賓尹破云以訒言盡仁者
於訒之之心可想也題有問答而破甚渾成照用一盡字便該涵
司馬牛不足之意訒之之心可想甚有含蓄壬辰知及之全章吳
默破云聖人於知及者而責以仁守之全功場中皆知重仁守
而不知以知及為主观其承題結句及文字末二比乃知學問全
功在知及巾一時俱盡了惟其意見迥別故此破只是尋常說話
自不與衆雷同己丑畜馬乘一節陶望齡破云利國者不言利微
之訓有家者焉丙戌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一節袁宗道破云君子
知名之為重所以謹稱名也癸未吾之於人也全李廷机破云聖
人無毀譽而授民心之直以自信也庚辰如有王者一節蕭良有

破云聖人尚論夫王道無近功者也大率皆冠冕妥帖春容醞藉並不鑽研小巧只是口頭語令人無處覔此便是會元家數也但善戰者不驚奇功善賈者不圖厚利善中者不必皆元如会元文字定是大雅定是平正然刻意模倣而力量未到便不能動人往往坐消歲月而終身蹉過且要平淡亦須從奇特處做起做得純熟自然歛奇為平矣蘇長公所謂非平淡也乃絢爛之極也今學文不可先學平淡場中除元外其餘中式破題皆極奇極新舊刻墨卷大觀一題凡百餘篇遍覽諸破皆各出意見可喜可愕今集文散佚不滿盡録止錄其現在者為式

畏聖人之言

君子心有常惕而見聖於言焉 商国祚 君子惕聖言以中有獨契也 潘汝禎 君子見聖言于心而其畏真矣 鄭以偉 以畏觀君子有覆于傳心之典者焉 蕭丁泰 君子崇聖學不徒畏以迹也 周士顯 君子見天於聖訓而其畏深矣 尹遂祈 君子以心證聖而有所以惕其衷焉 周師旦 君子心惕聖言覆于事天者也 周瞻雲 按破要有議論有識見商破見聖于言謂言即聖鄭破見聖言于心是重心尹破見天於聖訓是重天皆有議論非苟作者潘破中有獨契亦從下文知字來與会元同法蕭破覆傳心之典語新周士顯不徒畏以迹是反意見前周師旦以心證聖亦有議論周瞻雲亦歸重天上皆有意見然非獨十八魁也自此至第三百名皆各自獻

許不相蹈襲如衆花齊發而紅白雜呈各堪玩賞又如衆鳥啼春而巨細微音不和不雜試徧檢之當知予言不妄也

庸德之行　四句

聖人論為道者力脩其庸而已 許獬 君子為道于庸而見實修之難焉 王衡 君子為道而脩諸庸者力焉 商國祚 聖人於言行而其功嚴焉 湯汝禎 道寓諸庸而君子有不敢易之心焉 吳亮 聖學無奇於言行有極脩焉 鄭以偉 聖人敦言行惟竟之乎庸而已 蕭下泰 道寓諸庸故即庸以為道焉 曹珍 立德於庸者心其獨見為之難焉 尹遂祈 聖人置力于庸而重矯其偏焉 王胤昌 君子為道于庸而勵其不敢之心焉 王繼美 聖人修道于庸有無已之心焉 繆

憲凱舍元之破不惟新而且渾成粹乎無上王破見實脩之難的確而渾成亦元破也商破修諸庸者力亦潛雅有味潘破徑絜吳破新警郄破不說庸而說無奇便覺觸目蕭破竟之乎庸語新胃破即庸以爲道意奇尹破單重行上大有識見王佩昌重矯其偏用意良是王繼美只用　上不敢二字亦新羅破有無已之心極浮肯綮

是心足以王矣

大賢引君以王而指其足王者動之也　許獬大賢直指心量而識王道之易也　王衡心量裕于王業惟其念甚遠　汝禎大賢引君致王而直指其心焉　吳亮大賢欲君識眞心而欲之以可王焉　蕭丁

恭大賢欲致主于王而動以自有之心焉周士顯論王以心在所用之矣曹珍大賢引君于王就其心而迎之也周師旦大賢進君于王而極其心之推焉施毓慶大賢以王必君心迎其真也羅憲凱許平正典雅真是元破王直指心推殊為破的潘破惟其念真蕭破識其心周破動自有王心曹破在所用之羅破迎其真皆用意點撥令人拔目其餘皆佳

穆穆文王　一節

詩詠聖心之純無不得所止也何慶元觀至善於周王以敬而会其止焉陳圭即詩以觀聖王而知一敬該衆止也李之源聖王有所以止之心故各極其止也徐良彥即詩以論周王之止一敬心

所邇也張邦聖 稽止于大倫得聖王之心法焉黃汝亨 歷稽聖今

之安止皆得于敬者也王以寧 聖人敬止倫極心學昭矣黃克纘

觀止于聖心一敬所管也胡來朝 詩揭聖敬而得其所爲止焉顧

君美咏詩而得聖人人倫之至焉曹徵庸 聖人敬止之大無非善

矣李元調 以上諸破有以詩貫下者有全不說引詩者有歸重敬

字及止字者有不露敬字及止字者有併敬止二字俱不說出者

譬如圍碁千局局局不同故瑕瑜相懸各能奪錦

我不欲人 一節

道之忘人我者聖人爲賢者難也顧起元 賢者志于仁而自許非

真分爲何慶元 心所當公而公之亦未易也崔師訓 大道無人我

非可以易言也　須惟聰賢者志無我之仁而聖人進之焉梅常和聖人難賢者之自許進之于無我也陳圭學有一人我者即賢者猶難之也李之藻無我之學聖人深致意于自信者焉龔二益平情之學聖人獨信其難焉須君美賢者所証之公心正當自業者也金應鳳欲平人己之施諸性無易視之則幾矣楊希聖賢者易言化境聖人激之進焉張國儒以上諸破會元平正典確矣何說賢者而不說聖人此場中所鮮者崔項二破并聖人賢者俱不說而處論其理甚為超脫梅陳張皆曰進之此題言未及者聖人之詞欲進之者聖人之意故曰抑之諸陋曰進之者高金云正當須棄又勝進之龔云深致意于自信者尤有含蓄李破以一字立說

通篇文字皆重一倣自是老手不曰賢者未及而曰聖人獨信其
難不曰未幾而曰惟無易視則幾皆能刮垢見奇工在象外

且夫枉尺　一節

大賢甚言枉之非而就以利情窮之也崔廷元究言利之弊而知利不可言也陳圭士節不可以利壞防其流也李之藻大賢甚利之趨所以貞義之防也張惟樞計利而枉者必至枉而失利矣徐良彥大賢覗言利而甚其所必至焉王畿利不可狥究其弊而足惕矣龔三益狥利者至于無不狥而詘也邵景堯元破大雅陳破只斷言利二字便覺不塵李以士節立說而防其流三字頗蓋題肯張引義對利頗有議論王破規字龔破究字皆新徐邵二破踏

仁者其言也訒　全

聖人以訒言盡仁而信諸無言之體焉李中立仁者訒言有不得不訒者在也畢懋良仁者不易言以為仁之不易也曹本徐識悟言者之心而仁盡是矣葉維榮以訒之原觀心而可以識仁矣周傳仁者制言以言之制于心也王孫熙論仁而以言有先于訒者矣程兼聖人之所謂仁者有擬于言之內者也饒景曜言與為俱出于心故訒即仁也胡汝欽仁者必訒言以意不在言也樊觀仁于言之訒一自得其心体也刘洪謨聖人以訒言論仁論其心也李破極奇畢破得肯綮曹即以為之難作為仁是其特見

破皆不露心字業與唐皆是倒破唐用原字好王破巧程說先示
詡饒說攝于言之内皆有理胡樊皆漸巧自得心體亦有意見破
輕而確

國有道不變　三句

強有見於處逆者不為逆所移也　湯賓尹　君子不以達易操其力
定也　周應明　君子通塞一心大勇見矣　楊正芳　君子之強有在守
塞于通者焉　周應秋　君子之強不趨時以為通也　曹學佺　論強于
逆一實意而已　劉洪謨　君子之強能自勝于明時矣　胡賛　以上除
元破外周破不露強字最妙只點一力字而強意便在其中矣通
塞一心守塞於通及不趨時以為通皆奇而新劉實意二字發

上生來此是立意處自勝于明時亦佳汪破直字益字皆贅特取其與衆不同耳

好善優於天下

論好善之益極其量而可知也湯賓尹大賢以好善以量勝也程論好善之治在用天下故大賢與好善焉劉觀文以心諭相好善而可矣薛近兖究治于天下而知好善至足矣張陽春善本至足故好善則無不足也李景春大賢深有當于好善而究其量之奇焉朱之蕃論好善之裕治以天下為量者也饒景暉治天下之道無有大於好善者矣陳大綬好善之量一心所自裕也劉洪謨大賢所爲嵇于治者以量勝也吳道行臣之能治天下者能容天下者也論

洪道極其量而可知語有含蓄意亦正當真元破也程破則簡而
確矣治在用天下甚高薛與劉皆空字立說亦有意見張與李借
上文足字翻成一破所謂後經以終義也吳翁皆不露好善二字
道揚所空有者陳歸重治天下卓犖不群

知及之　全

聖人論學而所責于仁守者備焉朱錦聖人論學不以一仁守爲
遽足也馮昌謨大人學貴養定而猶粹于及民焉徐可求聖人重
全德而於立本者深致意焉高克正聖人論全學必本立而益密
焉汪鳴鑾君子道會其全而要之動民之善也李日華天下有聖
學非詣極不可也袁宏道聖人進知及者於善故責之備爲李淑

元聖人先進德之量全心學也余心純朱厲二破皆重仁守皆不說知及一日責備一日不遑足意不漸而語新徐以養定代仁守高汪以立本代仁守皆不落套粹字佳深致意有含蓄益容穩李破新表破超脫進知及于善舉始來以該中間亦是一法余破渾融有會元氣味嘉靖丁酉浙江曾出此題解元陳穆破討聖人以全學望天下故詳致其責備之意焉當時甚稱此破為奇嘉興鍾舉人破云聖人論學而天德上道備矣以此破冠場中式夫百年之前即以破爭奇如此今人進場反不知留意真在夢中也

憲章文武

聖人之守法也守之以心而已吳默聖人法遵昭代而道其大

矣陳懿典觀至聖之所守其心具一王道矣朱錦聖人有大法經周之遺者也胡國鍾聖人功在當代而道大可知矣袁宏道聖人之所近遵者聘王制也范應賓大聖之所守滑統于王之盛者焉李叔元二聖無道外之法而聖人善守之焉田大年前聖有隆于法者惟至聖善遵焉顧天峻觀聖人于所守其心法祖而王道備矣鼎和声破說守法以心而文字皆重心做此固之立意處法遵昭代句雅心具王道甚奇不曰文武有大法而曰聖人有大法不曰法遵昭代而曰功在當代皆非凡筆聖人所近遵是范光甫原破後更云聖人以法尊周昭王制也覺勝李曰滑統則不言道而道在其中自田破以下皆平而新

舍己從人　二句

虞聖取善之大惟不與以己而已 吳默 大賢極狀聖帝之善樂一自無我淂之也 陳懿典 虞聖之樂于取善惟其能同之也 汪鳴鑾 大聖無我而極其取善之妙焉 顧天埈 大聖忘己故能合天下之善也 楊廷筠 虞帝公于取善淂之忘己者也 沈鳳翔 取善而忘人己取之大者也 袁宏道 虞帝一其心于善而人己不與焉 胡國鑑 虞聖之取善忘焉者也 楊武烈 大字是本章書旨不與以己最高忘人己是衆人之見諸破皆重忘己一邊便覺稍異汪破只用同字楊破只用忘字并人己亦不說出同字從善與人同來有根據

畜馬乘　一節

觀大夫專利之戒而國之所尚審矣張其昌論利不可專觀於家而知國也劉曰寧　觀大夫當官之戒而知國之所重在義也焦竑大夫明臣義而可以為國訓矣周家棟　通於公利之訓而可以警所利矣李尚袞　傳者於徇利之戒而並經國之旨焉劉文卿　當官者戒徇利與君道通焉陳幼孝　傳者引言為國之利惟義而已矣御激並破平劉破奇戒是題旨周曰明臣義李曰通公利之訓都不說戒便自出塵曰發經國之旨曰與君道通皆新麗可喜為利徼義亦的確

出門如見大賓　四句

聖人與賢者論仁惟存其心而推之也陶望齡　聖人教賢者為仁

一其心而已矣 王肯堂 聖人與賢者論仁惟在善治其心焉 焦竑
存其心而推之是所確之破只說一其心更覺超卓善治其心更
穩

聖人之行不同 合下節

聖人同潔身故要君不足以誣元聖也 陶望齡 觀聖人制行之極
而知其進以道也 董其昌 槩論聖人之潔身而仕道者非辱矣 劉
日寧 大賢以行事信聖人而決要君之誣也 蘇民俊 聖人無自辱
之行而有致主之道也 米鳳翔 聖不可以迹求而知要主之說妄
矣 劉文卿 大賢以潔身槩聖人而益以信元聖焉 周兆聖 大賢約
聖人之行而要之於道焉 孫羽侯 元破正而題董破上不說潔身

下不說要君新矣仕道非辱與以行事信聖人皆有意見朱破亟
聖不可逆求妙周孫皆可

故君子名之

君子正名之心以名正之盡治也 吳道光君子重名而慎所以稱名者焉蔣三才君子正名之心求當其實而已矣 周著惟名必有實故君子慎稱名也 王一鳴 聖人發君子正名之意為攻慮也 徐成楚聖人端政本而發君子重名之意焉項德禎知名為化原而君子有慎心矣 袁黃 吳徐皆是倒破所謂錯經以合義者也 薛破明正可元可逃求當其實甚奇名必有實亦從苦思得來徐登第後逈閎同年之破並無與余相類者乃知不由蹊徑定是出群

執其兩端　二句

虞帝用民之中得之于真見焉　葉重第　聖帝用善之精無我爾矣

黄之後虞帝用天下在精析夫善幾爲　項德禎　聖人以權取中而

其智可想矣　袁黄　論理此題當於行處見智得之真見極精析義

幾皆非題旨但下語頗新便覺醒以無我立說甚奇有用經前後

文作破者此左氏解經法也有用傳中緊要字作破者此昌黎

言法也穆穆文王一節李元調破云聖人敬止之大無非善矣大

字與余此破權字皆註中緊要字眼

事孰爲大　二句

有繫于事之大者而用情當先之矣　袁宗道　大賢欲人善所事而

以事之大者示焉 薛三才 大賢深詔人子而定其事之大者焉呈
一鳴 大賢以事約天下獨權其大者焉 項德禎 大賢撮所事而獨
揭其大者焉 袁黃 用情當先句雅深詔人子四字漸項破與余破
皆不著迹

吾之於人也

聖人之是非與天下公之而已 鄭德溥 聖人志盛王之道而以公
論自附焉 王堯封 聖人無毀譽以天下有公心也 王萱 聖人以直
待斯民亦行古之道也 嚴貞度 聖人之直道與民共由之者也 俞
士章 聖人之待天下與天下忘毀譽者也 萬國欽 聖人以直道待
人亦信之人心而已 葉繼美 聖人致思於王者而自發其公天

之心焉 傾允成 聖人自言以直道同民心亦維世之意也 朱長春
聖人之于人一以古道待之而已 錢士鰲 鄉破渾成以公論自附
極奇閒其在搆中改竄入遍始就今破天下有公心行古之道亦
信之人心皆切題總不若與民共由為勝萬破極新朱破亦好但
下句太壓錢破清空可喜

修身則道立　一節

聖人陳治效欲君舉治法也 葉向高 聖人以九經廸君而各欵其
自考焉 于玉立 葉破漸于破有理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三句

歷觀聖人之仕皆為道之心也 李廷機 聖人之仕無非可以仕也

萬國欽歷觀聖人之仕而微意可想焉 孟養浩 大賢言聖人不一其仕婉于為道而已 湯顯祖 聖人重絕人而其出處變焉 于玉立 元破平順萬破色相俱空孟破意在言外湯破婉字佳于破重絕人極淂書旨

如有王者 一節

聖人發王者必道之化志其盛也 魏允中 即王化以必洽而知王道之大矣 闕士選 聖人化成天下以必道淂之也 沈一中 聖人論至治而必于王者之必道焉 劉日升 惟聖人撫運之必而大化斯成焉 余寅 王者之仁天下以世計之者也 曾維倫 窺見魏公硃卷必字上一勾點兩點盖本旁嫌其句拙也破題下句從來無四字

作句者有之自此破始令用得爛熟矣歸在王道之大是有見之言點至治亦佳沈俞曾皆破句不為上乘以其稍涉故錄之耳

素隱行怪　全

聖人不屑乎失中者而亦不自任夫得中者焉蕭良有聖人慨道之失中而深取夫用中者焉魏允中論中庸之鮮能而非聖人不能也沈一中聖人明中庸之難能而因以歸諸聖焉顧憲成論中道弊于天下而有望于能者焉錢檟蕭破雅而整魏破亦相近沈用而能字奇顧亦可錢絕新

智譬則巧也　一節

聖德之所由全觀于射而可知也沈一中即射以觀聖而其聖若

可想矣閩士題觀德于共云而知其有所本焉王慎德沈破渾成關機醞藉王破沈洒

丁丑以前程墨心鵠中已備論之今自辛丑迴至庚辰錄其佳者顛汝一閱恨簡帙散失遺漏頗多然記此亦足以窺墨義之藩籬矣

鄉試文字大率不如會試然亦儘有精神透露者且汝輩今日正以鄉闈為急而其破題亦甚有關係昔萬國欽庚午應江西鄉試出人皆可以為堯舜一節場中絕無佳破渠破云聖人可學不易之論也主司以為絕唱遂中第二嘉靖庚子浙江出女奚不曰一節嘉善前輩姜圻破云觀聖人之自敘而人不及知之妙見矣竟

以此見賞得中式破之緊要如此

丁酉順天　古之學者為己

論學于古得其自成之心焉徐光啟聖人論學而發古人之真心焉謝廷讃稽學于古人而得賓勝之心焉吳中偉此從前一二三名也各於題外立意不相蹈襲其餘工者尚多不能徧錄

舜之居深山　一節

大賢形容聖心一虛而已汪鎣虞聖之神于應善惟其不自與也吳中偉不說虛而能應只說虛字便自超卓不自與妙

應天　居敬而行　一節

以所居辨簡而治體得矣呂克孝賢者辨簡于心見君心不可速

也何琪枝大賢辨簡獨與夫有主者焉洪翌聖賢者重敬而以居辨簡焉吳應試以心辨簡惟主敬者得焉吳世翔賢者重主敬而不槩可夫任簡者焉李蔚原所居以辨簡而法戒昭矣韓仲璀賢者辨簡獨可夫以心運者焉范鳳翌順天所刻墨卷不多應天則見百餘卷其破各出機局獻可爭妍今亦不能備錄

浙江　缶也聞有　安之

國家之所重惟內治而已程彼欸張應宗國家內外之治一於脩德而已張九德聖人推脩攘之策惟以內治勝也李標聖人詳治術先內而後及外焉胡震亨浙場九十人亦人人用意無苟同者

素隱行怪　一節

習異以傳名聖人所不由也 莊學曾 聖人戒爲道之過而以已矯之也 李標 聖人欲維中道故無取主異者焉 董光宏

爲天下得人難

得人之難以其所爲治大也 程敏政 吳尚文 大賢論治天下難于得所寄也 王三才 得人之難難于任天下之人也 馮盛典

江西 禮樂不興 二句

聖人重正名而救其弊於政焉 程政 相因以敝者不正名之所致也 徐來泰 聖人稽治于刑而不以[illegible]失德者爲 曾紘

素隱行怪 二節

聖人不以異易道而猶存弗已之心 [illegible]夏 師夔 聖人所戒病道者

而以已為之維焉矣之才聖人於道不苟為而亦不輕已也王[illegible]

賢聖人之于道不為異而不厭常也萬建元

福建　寬則得衆　一鄉

統論帝王之心而識治體矣林剛中善論帝王之治者當推心法

求之也翁華祝統論帝王之治一用中之應也俞誨

忠恕違道不遠

聖人明道以近而直指人心焉出承選以真心證道而道在人矣

陳圭道近于心之真而知不遠矣俞誨

聖人治天下　水火

聖人重養民而予天下以至足而程聖人求足民能使民忘者也

蒋尚濡盛世有所阜民生若權任聖人也張廷拱 聖人之足民因民之利足之也翁華祝 聖世之民常裕君使之也林剛中 聖人之富天下亦因之而已俞諭

湖廣 擧可勞而不□貪

政主于為民即勞與欲皆美矣劉芳卿 順民心而清君心政之所為美也熊嗣先

知恥近乎勇

聖人論真勇在奮其良知而已熊廷弼 聖人激君以勇惟求之不昧之真焉熊嗣先 聖人振君於勇而以真心激之焉周倫

有事君人 二節

大賢品忠佞而發心之所恍焉 熊廷弼 大賢辨忠佞而究其所以

為心者焉 周倫

廣東 不曰堅乎 四句

聖德不受染其所自信也 韓曰纘 聖德無損于外而以堅白寓意

焉 劉澤夫

為巨室 章

自用而不用賢非賢者之志也 程 破不著迹但說大意

河南 子曉問事君 一節

聖人論事君有所以行其直焉 蘇遇 聖人示諫法惟以誠心為質

焉 劉格

隱惡而揚善

虞帝取善大其心以容天下也 全燦 論聖心之虛者而曲狀其兼容之量為 劉格 虞聖問言而兩有厚道焉 趙師皋 皆不說善惡亦不說隱揚虛虛破意

陝西 雖存乎人者 幾希

大賢欲人求放心而持息後之真機焉 程

四川 孟武伯問 全

心性之難純非任才者可襲也 程嘉賓

甲午順天 子貢問師 全

聖人尚中行而無取于過者焉 孫求源 只懲過中便得題旨

應天　管仲之器　全

聖人重相度而終以器畀大夫為朱應熊　聖人小伯佐之器難為

或人道也陳廷深　齊大夫之局于器或人而解之而不能也吳尚

默　聖人于齊大夫而深著其器之小焉湯賓尹　伯佐器不足以識

功聖人歷有所指為毛應燚　概伯佐之臣品總由器小失也繆正

之聖人小大夫之器疑者終不得其意也馮擬程

浙江　語之而不惰　一鄮

大賢獨契聖教超于言之外者也秉樞　聖人嘉大賢之體教以徵

惰也程　聖人重心悟故獨與大賢之體道為倪景璪

大人幼而　王扎

賢不肯舍而舍之非善寶國者也 程

福建　有所不足　二句

聖人于庸德求止諸至足而已 程改王畿

體有貴賤　四句

大賢辨體而深戒害之者焉 程

湖廣　卿大夫可與　全

聖人昭臣戒而獨揭小人必至之情焉 周徐

衣錦尚絅　二句

中庸貴在中之文而發其旨乎詩焉 胥應爰

有楚大夫　爲善

例觀輔君者得之于其成者也　胡湛

辛卯順天　問知子曰知人

聖人論智論其及物者而已　沈演

東面而征　　冤也

驗王師于民情昭大順焉　沈淮

應天　君子成人之美　又是

聖人欲人以美相成而重致其辨焉　張國卿　君子小人之用心于

其成人見之也　汪鳴鑾　聖人志大道之公而于成人之異者辨焉

倪應春　聖人論人品惟所以成人者異焉　程

浙江　才難　一節

聖人信才難亦以周信之也 毛鳳起 聖人觀才于周而感世道之
無重焉 李日華
何以謂之狂也 凉凉
狂獧之可取驗其見識于鄉愿者益信也 鍾兆斗
江西 君子之道辟如 仝
論進道之自不外于家而得之矣 陳幼良
福建 居則曰不吾 點也
聖賢辨志得其可知者而與其無意求知者 李仲元作程 聖人採用世
而獨與夫藏用者焉 魏源 聖人採群賢之用而所與者超于用也
李叔元 聖門待知有其具而素位亦足以共樂也 王基石

湖廣　丘也幸　一節

聖人所用自幸者爲君受過而已　夏忠

國君進賢

賢不可輕進故用舍皆當慎焉　揚正芳

河南　道之不明也　四句

聖人慨道不明而深責夫行道者焉　劉澤九

廣東　放勳曰勞之　振德之

聖君有無窮之教于命官之詞可覩也　馮奕垣

戊子順天　季文子三思　一節

聖人因往什而論思要其可而已　黃改程

聖人人倫　合下二節

聖人盡人道而修道者以仁為程黄 改惟聖盡倫而法之則仁矣董

其昌

浙江　夫人不言　一節

聖人深與大賢之言經國之心見矣朱國禎

江西　下學而上達

即聖人之所以達而非見知于人者矣劉文卿

人能充無受　一節

大賢示充義之學而審之于所忽焉程

福建　𦓐者所以　合下節

傳者以心聯家國而明其出于自然也 程

逃墨必歸於楊 一節

君子于異端與其能歸者也程即異化大賢原異端反正之机而急于引之也 加敬

放求 鄉人皆好之 一節

論士于鄉者當合好惡而觀之也 合字好

乙酉順天 論篤是與 一節

聖人不以言取人以其在誠偽之間也 唐文獻

應天 吾有知乎哉 一節

聖人無知而有以應人之求知者焉 李景春 聖心之知虛而能應

者也李大武

詩云伐柯　二節

聖人因心以立教而近道亦不外乎心也劉純仁

大戒於國　是也

齊君更始以仁民而樂至今傳焉周繼昌

浙江

夫婦之愚　所憾

道能貫物而物不能盡道也程

為高必因　一節

論智于為政者亦在因之而已陶望齡此是倒破

福建

見善如不及　全

聖人志古道而慨聞見之不盡待也 丘霽 周此破已盡及觀解元破則曰聖人以全德望天下而慨其不盡見焉 李光縉 不說聞便說見 進一格再觀黃公擬程則曰聖人而評士品而難于經世者焉尤卓

君子之中庸 一節

論君子小人辨其所為中而已 李光縉

河南 能以禮讓 一節

聖人以禮論治而深明其不可無讓也 解元

壬午應天 道之不行 全

中庸之鮮能以能察者之鮮也 第四名

以善服人　一節

大賢擴王天下之道而獨與公善者焉　梅守峻

福建　道則高矣　全

門人疑道不可及大賢明道不可貶　程

已卯山東　民可使由之　一節

君子之教有不能盡行于民者焉　程敏　壬子浙江薛方山　程破似

誤一格

承題

承題自有定式如開合承羅紋承之類具載心鵠中大率破虛而承實破簡而承詳破微婉而承顯達切不可一股做如順題做下只是箇長破題耳

順破則逆承逆破則順承合破則分承正破則反承凡作承皆要與破相關應若一箇承題而破破可用便非法矣

承題要有起伏要有議論嘉樂處或寓感慨指斥處或寓進揚或於淺處而發其所深或於平處而求其所重變化多方格式亦異大率承之用意比破常要進一格斯得之矣

會元承題起句多的確多得題體如戊辰由誨女知之乎一節墨

人承起云蓋心者知之官也或云心之神明不可欺也惟田以儁云夫人心自有真知也曰真知則不欺之意該在其中辛未首題生財有大道一節衆云天下未嘗無財也覺泛惟鄧以讃云夫財生于勤而匱于侈也題意甚切甲戌學如不及一節衆云學之道起于心也孫鑛云學之功至難窮也曰至難窮則如不及惟恐失之旨儼然在目前也而壬戌事君能致其身王先師云為人臣者無以有已也癸丑大哉堯之為君一節曹含齋云帝堯之德大德也皆非泛語余丙戌入場七破七承皆刻意求新孟子事孰為大三句予承云夫事所以盡分而惟事親則稱大矣是故君子以行孝為先也論常格則起句當用一也字不用則格奇故去之然始

同章以盡分結曰行孝為先有起有止其法固森如也初學見此便謂承題可一股做完矣

承題只三四句而句句要搘斤兩只二十餘字而字字要有斟酌如良醫用藥味味皆要道也而修製配合銖兩無悞近來承法更嚴要簡而不繁勁而不弱稍有一二浮字即懶散矣

會元承題無有不合法者新科許獬畏聖人之言承云甚矣聖人之言至言也君子欲師聖人而于其言也詎敢忽諸說至言便藏有可畏意師聖人是題外補意末句收得甚奇戍戍穆穆文王一節顧起元破承云即詩以求聖人之止而人極立矣夫至善不出於人道之外也自非敬止如文王而極何由止乎此是正破反承

乙未仁者其言全湯賓尹云以訒言盡仁者於訒之之心可想也夫仁人心也訒言者訒之以難為之心而以此思仁仁可知已此是順破逆承壬辰知及之全呉默云聖人於知及者而責以仁守之全功焉夫道以仁守極于動民之禮斯全也必如是而後為真知也已亦是順破逆承己丑畜馬乘一節陶望齡云利國者不言利徵之訓有家者焉盖國家之利在義而利非利也獻子直為有家訓弐通于國矣此是破虚承實破只言利而承兼言義破説徵之訓家而承言通于國丙戌故君子名之一節袁宗道云君子知名之為重所以謹稱名也盖名正乃可言而行所繋甚重也君子之無苟于稱名固其所哉此是破畧承詳亦是破虚承實可言可

行與不苟二字皆在承中補出矣未吾之於人全李廷機云聖人
亦毀譽而樸民心之直以自信也夫毀譽非直也以直道之民而
以直行張斯聖人之自信者哉此是破分承合毀譽非直先合而
論理直道之民而以直行又合而指事處辰如有王者一節蕭良
有云聖人尚論夫王道無近功者也蓋治至于仁治斯極矣乃必
世而後致爲孰謂王道有近功乎此是順破逆承亦是破虛承實
仁字光世字至承始露其餘如且夫枉尺一節顧起元云大賢甚
言枉之非而就以利情將之也蓋道不可枉非以利言即言利亦
有大不利者利胡可言哉非以利言下亦宜用也字今也字雖去
而起句固自在也言利大不利甚有議論可式國有道三句湯賓

尹云強有見于屢遷者不為遷所移也蓋有道而變塞人情乎故惟不變足以見強而君子於是乎能屢遷矣此是倒破正承又破先言屢遷而承後變之破後言不為遷移而承先言之錯綜有法

憲章文武吳默云聖人之守法也守之以心而已蓋文武之心寄之於法矣憲章之者豈徒為從周而已乎仲尼分明從周而曰豈徒從周便是進一格法

舍己從人二句吳默云虞聖取善之大惟不與以己而已夫有己然後有人也此舜之舍己所以為樂取善歟是於平處而求其所重乃一篇大旨

出門如見四句陶望齡云聖人與賢者論仁惟存其心而推之也夫敬以存心恕以推己合之則仁也故知為仁在事心矣此是合破分承

承題最忌陳腐歷来會元之承皆新警奇拔如嘉靖乙未場也政以爲多學全章許𣪍承末不用之乎者也只用固宜二字收拾全牟許獅畏聖人之言其承末句亦不用哉字乎字王衙破承云君子以聖訓警心而畏斯密矣夫聖言之理在吾心也君子之畏理言亦見吾之心師而已破亦大雅磊磊有元氣承亦雅確末句見吾心師更進一步潘承云盖心乎聖言君子有淂乎言之外故其畏也非徒恪守爲然〻也曰有淂乎言之外則畏不在言曰非徒恪守則畏亦不在畏皆進一步可法吳亮承云夫聖人之言言耳而以君子承之無不觸其真聞者其畏也豈直佩服之而已哉觸其觸聞及豈值佩服意皆在題外鄭以偉承云夫聖言心之觸也

求之心自有不得不傷者君子之潛心聖人如此歸求心上是本
肯收句有力便出人頭地尹遂祈承云夫君子無念非天而借聖
言以自證能無畏尹鄭重心尹重天各有意見周瞻要承云蓋聖
言聖心之寄也君子畏聖以言乃其自畏以心執此與鄭同重心
亦是末句收得好莊毓慶承云夫言出于聖則世道不可無此言
君子所為畏之也一畏天心也此與尹同重天格新語新
庸德之行四句會元破承云聖人論為道者力修其庸而已夫言
德惟庸道乃寓焉行之而求其至謹之而欲其餘斯為不遠人之
道乎正破倒承求其足欲其餘收得題意完全明潤妥帖無愧太
雅王衡承云夫庸德庸言非遠人以為道也而為之愈見其難者

守力此亦足矣為之愈見其難句最有力可玩劉是承云蓋道至乎庸且滞不足與有餘乎哉惟行之益用力焉而已訓高典悠自有餘味徐緡芳破承云修言行者不敢以庸故忽也夫言行而曰庸耳何必行且謹者則有餘不足之間有不敢之心在也以新調發新意自能動人

孟子是心足以王矣許獬承云夫君心為王業之本患其無是心耳柰何自有而自失之乎末句有感慨有規勸意鄭以偕承云甚矣真心動則保民無難王之足王以此耳何惜一自致而不令矣下見德也亦是末句警拔且格語皆新周士顯承云蓋易牛齊王自有之心即圖王不難若此孟子所急為引也曹珍承云夫心固

天下所由涵也識天下所由涵之心者可以語王道二承皆新皆奇不落常套尹遜祈承云夫不忍之心發之一念者不自一念而止王何難我徐縉芳承云蓋王固有馳騖而不足一念而有餘者心是也心足王矣王何疑焉二承皆有議論發之一念者不自一念而止便藏有擴充意馳騖不足一念有餘便藏有反本意承題不過三四句而能就境外生意如維摩丈室藏三牛法座是為奇

斷

承貴輕逸可誦亦貴發意明白穆穆文王一御王汝亨云觀敬止于聖王其人倫至也夫至善不越人倫也非敬止烏能止之詩詠文王足法矣此是輕逸者李之藻云即詩以觀聖王而知一敬誠

艱止也夫五倫最大而文心純敬則一止而俱止矣論至善者翕
是奚法焉趙秉忠云聖人立人極以敬而得止也夫有倫則有至
善文以身均止之其敬之所凝乎于詩可繹也此皆補意者起句
皆不用也字
承貴簡亦貴新且夫枉尺一節黄克謙云大賢黜枉已而窮為利
之情為夫為利而枉必無所不至卑論尺此承簡徑不用也字
矣字亦新唐世濟云利不可訓以利之不可長也蓋一有為利之
心則無枉不利矣長此安窮而安問尋尺哉疊用二安字奇韓國
藩云極言利之獘而知其不可為矣夫君子不言利誠防其原也
不然其不為枉尋直尺者幾希黄琰云身不可枉以利非所計也

夫利外物也計利則尋尺奚擇焉君子之不在巳也蓋其慎也箇

新

仁者其言全會程云聖人論仁于言而原其訒之心焉夫言與為皆心也寧有為難而言獨易者乎此以訒言言仁蓋根心之論也為就是心為言就是心言不必於為之難頭上另補存心此承滑肯孫慎行云仁者謹言惟其心於應事也夫為難而言不獨易則訒豈徒在言哉此明其足概仁矣此承不說心字周維京云聖人以訒言盡仁惟其有難心也夫心難于為言之安得易也可謂非仁民亦簡訒好善優于天下張其燕云極好善之量而知為政者恒重也蓋善本以天下為量故一好善而天下歸矣乃[illegible]不私[illegible]

論衍哉迎句亦不用也字

憲章文武陳懿典云聖人法遵昭代而道集其大矣蓋法至文武備具也而又於仲尼為當代之制斯其憲章穩吳會元言憲章不為從周此則獨重當代之制各出意見各自爭奇

語之而不惰一節譚昌言云聖人嘉大賢之体教以儆惰也夫惟不惰乃能体教也安得人人皆回而與之諭道哉不得稱回之賢而曰安得人人皆回識見便高此是嘉樂中寓感慨也我不欲人一節何慶元云賢者志于仁而自許非其分焉夫不欺無加則仁矣微聖人安能從心之欲乎夫子抑之實進之也不徒抑之而必曰進之此是抑斥處寓裁成也梅守和云賢者志無我之仁而擬

人進之焉夫不欲無加純仁事也子貢居之夫子激而進之摠之期于仁矣亦是進之来何以仁為主更高

李光調云無我之學賢者未易幾也盖我之念未易忘也聖人豈重為賜抑哉而祗以見無我之難耳亦不説抑賜歸重在無我之難其見亦卓举燃康云聖人難忘私之体而不許夫未及者焉夫不欲無加則忘私矣賜宜未及此也夫子難之亦欲其証諸心耳以証心立説便自不凡

文字一篇主意承中宜露端倪辛未先進於禮樂全張太岳親對我講此題重質不重中若重中則君子勝於野人惟重質故寧為野人不為君子其程文全重質做高墨卷数倍其破承云聖人𢡟

禮樂述時人之所尚表在已之所從蓋文弊則宜救之以質也聖
人論禮樂而獨從先進也有以抑文弊救之以質是通篇大意
題中大旨破承及說者承須說明朱錦憲章文武云覩至聖之所
守其心具一王道矣蓋王道至文武而極盛焉夫子之憲章之也
夫寧獨守其法抑寧獨守法是破所未言者起句用焉字亦是変
格因大年云二聖無道外之法而聖人善守之焉蓋時王定制天
下共遵也藉令僅僅拘泥之守豈仲尼之所為道乎破只用一善
字承便發出不拘泥來
湖廣辛卯丘也幸一節程文云聖人所自幸者而意可諒矣夫聖
人何過即有過亦何至令人不可知者此其引以自幸也歟此篇

文全用解元汪元極卷而此承不但較破進一格直就題外另生
意見讀之令人躍然
楊正芳國君進賢二股墨卷云賢不可輕進故用舍皆當慎爲夫
慎于用又慎于去斯誠不得已之心扎將國體賴之矣末句收得
好
承起句包涵一題之意者正格也又言引起者其变也巴丑會試
聖人之行不同二股周懋相云即聖行之同歸而知証聖之非矣
盖割烹非潔巳甚也聖人之潔其身者何如而屑爲之扎將割烹
反起而題意了然乎如順天來函而征五句沉演云覲商師于所
未及而其望殷矣夫兵民之殘也然且望之惟恐後焉其斯爲[illegible]

獅乎以兵爲戕分明與題相反得此一反而益見王師之順借賓形主題意轉明雖反亦正也

辛卯應天君子成人之美一節汪鳴鑾云君子小人之用心於其成人見之也夫美惡不同在所成耳此天下之賴有君子而無樂乎有小人歟不說君子小人之是非而但就天下形容之一曰賴有一曰無樂乎有亦是借賓形主之法

承有議論最難語不多而忽生意見所謂寸山吐霧尺水興波也

辛卯福建居則曰四節魏瀚云聖人探用世而獨與夫蔵用者焉夫均之用也而有意者不若無意者之大哉聖人之與獨有歸歟有意不若無意是大議論丁酉湖廣有事君人者二節劉芳節云

大賢維臣道而以忠佞辨其品焉夫国家得百佞臣不如得一忠臣也乃其品則當自所恍辨之得百佞臣亦是大議論居則曰四

鄙林有標云聖人以待用試群賢而獨取不用之用焉盖惟無意用天下若乃足以用天下也故以點志較三子宗無軒輊孰無意二句亦是大議論

鴻昌謨舍巳從人二句讃聖之取善忘人巳者也盖從人以取人也惟不難舍巳茲所為樂取歟而人巳之迹忘矣此承字字刷明無一懶散

承貴找截貴刻亮貴輕逸貴古徤李文子三思一節葵陽改程㳂

聖人因性行而論思要其可而巳夫思以理裁也要於當則得想

可矣何以三為此承字々輕逸甲午顏東此四者天下之窮民合下二節程云王政之恤民在同欲而已夫欲與民同即恤窮不外是矣雖好貨色庸何傷與三益管仲之器小全云聖人小伯佐之器於其奢僭而益見也蓋器欲其大也仲既小之乎器矣其奢而僭也何感焉二承何等輕便何等古雅丁酉河南子路問事君一節趙師皐云聖人與賢者論事君在以心諫而已夫人臣惟心為不可欺也盡心而諫迺稱純臣玖此承亦輕便云心不可欺是有見之言丁酉顏東不曰堅乎四句勞養魁云聖人不受浼于俗其素所自信也夫堅白在我則不任受磷緇矣雖試于磨涅何傷乎丁酉山西德者本也三節程師班云傳者重德於財以財之聚散

决之也夫国有本計將在德矣不務本而求民之聚必不淂之數
也甲午廣東其知可及二句程云聖人亟濟大難者故獨有取于
愚焉夫愚如武子而後于国事有濟智士比之懸矣三承皆古皆
輕皆是一氣說下然有起伏有照應非泛然一股做者比也
承以發意為貴甲午四川孔子懼作春秋一節程云聖経托權不
淂已而自明也夫春秋非聖人意也勢也即知與罪猶聽之又何
樂以天子自托哉說意高遠甲午湖廣鄙夫可與事君全孟習孔
云聖人極鄙夫之情為苟仕者識也夫苟且以趨功名不能無生
淂失有淂失而情何所至哉此聖人所為識也從苟且趨功名實
論其意便高李仲元居則曰四節云聖賢辨志淂其可知者而獨

與夫無意求知者夫三子之志可知而點則無意人知者所聞在己所與在彼聖意微矣所問二句甚閒催節仰浙江正己而不求四句毛鳳起云君子之無怨尤以正己得之也蓋天與人皆無與于己者也君子一正己而何怨尤之有天人無與于己是的確議論羅大冠云君子無己外之求而怨尤泯矣蓋怨生于己之不足也君子正己無求而何天人之不協哉怨生不足其論亦精承貫明倫福建見善如不及全蔡陽改程云聖人兩評士品而難于經世者焉夫守鄉之士矜好惡經世之士審行藏兩者有難易焉冗其有見有未見與破俯而承評君子之中庸一節李光縉云論君子小人辨其所為中而已夫中道因乎時也君子得之小人

悖之此幾微之所由辨歟亦甚明確
承先渾起一句皐盡題意次貼題開說兩句末又以一句合住此開合承也如吾豈若使二節田一儁云聖人自决其應聘之志而原其應天之心也甚矣伊尹聖之任也觀其任行道之責于已而推與民之意于天豈肯冐焉以求進哉又如應天伐柯二節劉純仁云君子因心以立教而近道亦不外乎心也蓋道本取諸心而至足也以此立教即以此近道而人何必遠人以為道哉此類甚多不能脩述有先從題上面意說起而以前意倒收之此遡流承也如會試如有王者一節程云惟聖人之御世也久斯王化之入人也深夫德化深入于人則仁矣惟聖人久于其位何以致此先

說仁字又如戊子應天吾為此懼一節周應秋云大賢以衞道自任而深信邪之當闢焉夫邪說為害理之所不易者大賢思以衞聖道能無距而放乎先說邪說為害有題長而從頭說下求或以一句總斷之此順敘承也丁丑子貢問曰三節馮具區云聖人與賢者論士而其所重者可想矣夫才與節合而後為士之至也不然寧取節焉耳斯固聖人維世之意乎消不依題敷演而縱横收拾者此羅紋承也癸未吾之於人全李廷機先以毀譽非直一句羅起通章大意次以直道之民二句合說而節之之意又如居敬而行簡一節陸崇禮云賢者以心論簡而較得失于所居焉益簡所以行非所以居也故較得失于心而臨民先居敬矣起二句亦羅

全題之意較淂失于心亦是羅而合說有先起一句而後答明之者此呼應承也如戊子江西人能允無受爾汝一節承云大賢示允義之學而略之于所忽焉蓋爾汝之受微矣而實心在焉故允類至是而義斯精巳下學而上達江西程云即聖學之所由達而知聖者鮮矣夫聖學遁乎上下者而要自下學淂之宜過求者之失之也有不拘本題而別自說意者此超脫承也如嘉靖戊子福建今之樂二句程云大賢論今樂可同于古以能好之甚焉夫古樂甚不易作也而況可同乎惟其能同于民斯可同于古耳同民之意本題全無而實通章要旨故承發之如諸癡賢哉回也一節墨卷破只說忘物而承便說忘道其見卓然有先正說而後反說

若此正反承也如顧起元稱仁文王一節全旨不出人道之外是
正說自非敬止以下是反說又如湖廣有楚大夫于此至為善胡
甚云側覩輔君者得之于共成者也蓋善人多而君德成必然之
理也不則衆咻之朝䕶由吾矣前兩句是正後兩句是反亦有先
反後正者亦是正反承如甲戌會試用下敬上一節翁仲益云大
賢丼上下之交而一之所以明士之重也蓋尊賢而果異于貴艮
則但知有貴可矣惟其義之一而可輕重於其間耶起二句反得
有意思便覺詞理燦然辛酉湖廣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程云治
于道徵諸民而信從矣夫民之議議道之失也有道則信從矣盜
議扎起二句是反有道以下是正有起伏有抑揚而步驟可觀者

此議論承也如商馬來一節會試程云傳引有家者之戒專利釋言有國者之當公利夫公天下之利者義也苟為後義而先利在有家且不可而況國乎雖無大議論而文法出勝有不窮之趣若依前所舉三承有大議論更佳矣有就明題意而自以已見斷之者此斷制承也有就本題之意而斷者有題外尋意而斷者又有從通章大旨而斷者如朱長春吾之於人全云聖人自言以直道同民心亦維世之意也夫聖心至公而三代直道之民又有不可枉者亦烏用此毀譽為哉毀譽是本題字面又如管仲之器小全朱應熊云聖人重相度而終以器卑大夫焉盖臣之作用視其器謂何耳器小而奢僭從之故知仲之關于大也如陳大綬好善優

于天下云治天下之道無有大于好善者矣夫一好善也而于天下易上者則以天下人治天下人之道也此沆本題之意而斷之者以人治人是題外之意如王堯封吾之于人全云甚矣聖人志在三代之英也無毀譽而自附于盛王之直道蓋有用行之遐思式用行亦是題外之意如王守溪周公兼夷狄一句云論古之聖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夫天生聖人所以為世道計也周公撥乱世而反之正其亦不得已于有為者歟不得已是通章大旨

今之作承者非力争浙矣然惟畧卷有出色者坊間刻文佳者絶少曾記正德癸酉江西舜有天下一節王昂云撕二聖化天下之

道見仁智者之相為用也夫舉一人以為天下風而天下化謂化者人也而所以化者聖人及之也去今不啻百年而格許謂逸有今人所不能到者乙未會魁李中立仁者其言也訒全章之承維新亦是傳夏𡋯子貢問君子一節禮記傳云賢者求君子之道聖人告以行先於言而已夫言非難必有所以先之者行是已知所先焉其斯為君子之道乎李云夫言不自訒有所以立乎其先者則心是已故訒言盡仁也想李公平日留心會元墨卷涵濡既久不覺偶合耳

二卷終